



森林母语

丁庆中 /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森林母语

丁庆中 /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森林母语 / 丁庆中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3.9
ISBN 978-7-80769-064-1

I. ①森…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0098号

森林母语

丁庆中/著

出版人 田海明 周殿富

责任编辑 王水 王雪 特约编辑 张艳玲 装帧设计 程慧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制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 89592120

规格 695mm×995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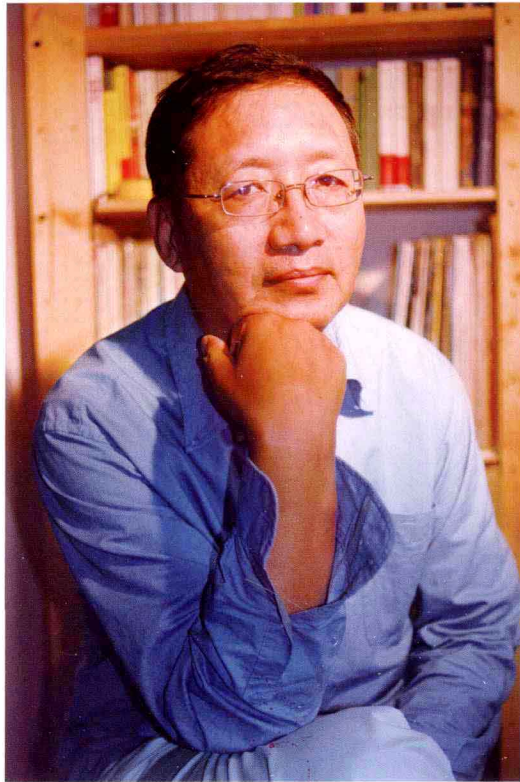
印张 29.25

字数 430千字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69-064-1

定价 48.00元



作者近照

丁庆中，长篇小说作家。1996年出版《蓝镇》，后发表和出版过《瑜》《大地汉书》等长篇小说。写作风格独特，注重现实批判精神，富有诗意和想象力。《森林母语》是近期一部灵性之作。



序



这一个黎明，我被雷声惊醒。我睁开眼，发现道道闪电在暴雨夜穿过，留下一道道划痕。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惊恐地用被子把头蒙上，直到听到我妈妈脚步声从客厅里传来。我把她喊进来，我说：“妈妈，我怕。”妈妈笑着说：“没什么可怕的，这是上苍在带着工人们造物。”说罢，她给我穿好衣裳，跟我一起到森林里去。我跟她沿着一条小路，走过一条大河，在森林里，我看到了长出新叶的小草和长出新枝的树，成群的森林羊，还有奔跑的兔子。我说，妈妈，这都是上苍的造物吗？妈妈说，对呀，包括我们，都是。上苍作化了森林、河流、山川、平原、海洋。我说，可是上苍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疑难，它从不给我们造路，也没有给我们造桥。在我们面前留下了很多障碍，使我们平静的生活发生了太多的磨难。妈妈说，不会，上苍不能按着每个人的意愿来造路，那样会路多成灾。因为有很多人要走个人的捷径，还有一些图谋不轨的人。

我一直想看一看，上苍怎样指挥着它浩浩荡荡的作工，举着巨型的铁锹、镐头等造物的情景。我坐在草地上，眼睛紧盯着棵草，我要知道它怎样长出下一片叶子。可是我在打盹时，上苍就动了手脚。我跟妈妈走在森林里，我们不只是听到了鸟啼和蝉声，还听到了其他的声音。妈妈说：“嘘——别吱声。这便是上苍造物的声音。”上苍总是这样，它把造物的结果呈现给我们，而不显露其过程，我从没有察觉过。早晨醒来，我惊喜地看到世界变了。上苍之手已经把所有的叶子，所有的脑瓜儿，所有的脊背抚摸了个遍。草又多了个叶片，树在长高。就像我们一样，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熟和衰老。

我妈妈是个护林员，妈妈从没有说过让我当一个护林员，我觉得她早有暗示，

她一直在跟我父亲争吵，我父亲想让我成为一个政客。其实我一直在森林里长大。我妈妈偶尔看到一棵榆树有一个多余的枝，就用铁锹把它铲下，我仿佛看到榆树抱紧自己的头说：瞧瞧，末日来了。我们走在森林里，我发现了开紫花的葺刺草，妈妈说它是叛逆。可是它背叛，是荨麻，还是马耳兰，还是蒲公英，还是羊角草？

我跟我妈妈在林间走着，突然下了几大滴雨，我抱着头，我妈妈说：不用怕，这是上苍在流口水。我们一般都是悄悄地走进森林，我妈妈说：要快些走，时间在看着我们，盯得很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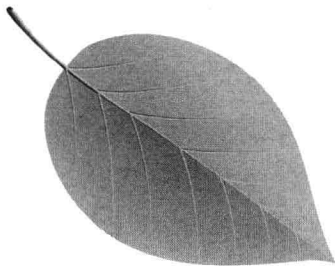
我看到那些大树下的树和草长得很矮小。我说：“妈妈，这些树怎么一直这么弱小？”我妈妈说：“有些大树欺负它们，不让它们长大。”就在此时，我的手被酸枣刺刺破，滴着血。妈妈拍着我的头，好像嘴里嘟念着什么，再吹一大口气。我就不疼了。我说：“妈妈，你说了什么？”她说：“到时候我会对你说的。”妈妈的咒语非常灵验，不管我患病，还是有了伤痛，妈妈都是用她的咒语来医治。

我妈妈给我讲了很多，有女娲、禹等，我妈妈说他们都是上苍培育的奇才。我妈妈所讲的一直是这些，可是她再也讲不下去了，她累病了，住进了医院。我抓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你怎么不用咒语？”妈妈笑了，她说：“咒语不是万能的。”就是说，我妈妈的咒语只是为了我。妈妈死了，可是她的尸首不翼而飞，我找不到她。有一天，护林人在森林的草地上发现了妈妈的尸首。当我走近，当我摸到她，她便与泥土融为一体。

对了，还有这样的情景：我妈妈领着我去关门，她说，“你知道吗，门外有个精灵推门。”我妈妈关上了门，那扇门就被推开。我妈妈再关上，再次被推开。就这样到了第四次，我抱住了妈妈的大腿，惊叫着哭了起来。过后我妈妈告诉我，那是走扇的门。可是我不敢动那扇门，还有其他的门，所有的门外都有一个精灵，会一次次把门推开。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41
第四章.....	60
第五章.....	79
第六章.....	93
第七章.....	116
第八章.....	135
第九章.....	157
第十章.....	175



第十一章.....	193
第十二章.....	213
第十三章.....	233
第十四章.....	256
第十五章.....	272
第十六章.....	290
第十七章.....	307
第十八章.....	324
第十九章.....	346
第二十章.....	363
第二十一章.....	379
第二十二章.....	398
第二十三章.....	418
第二十四章.....	439

第一章

下午。刘丹媛打来电话，说她在森林里迷路了。我说：“你打110。”她说：“打了，他们说已经来了，他们找不到我。”我问：“你在哪儿？”她说：“就是上次我们挖叠叶草的地方，大榆树旁边还有一条小溪。”我说：“你等着，我这就到。”我把车停到森林边的停车场，就往森林里跑。我的记忆是走过一个土丘，土丘被灌木埋着，还有一片柏林。据说这是汉丞相萧何的墓，我走过的那一刻，头皮有些发麻。往前走是一片开阔地，密布着很多树墩，树被盗伐了，树墩上生出乌黑浓密的枝条，散发着一股子怒气。走着走着，我便看到两个民警，他们都跑出了一身汗。我说：“你们是找刘丹媛的吗？”那个矮个儿说：“对啊，你说她到这里来干吗？”那个高个儿说：“真难走。”那个矮个儿说：“我们二十多个人，找了三个多小时，还没个影儿。”那个高个儿说：“森林这么大，怎么找？你是谁？”我说：“我是她的丈夫。”那个矮个儿说：“你们闹气了？”我说：“没有啊。”那个高个儿说：“不认账。”我说：“我们分头找吧。”我知道，走过前边这片杂木林，就要到她说的地方了。我把民警甩掉后，就朝那个杂木林跑去。杂木林很难走，它们的干紧挨着干，枝裹着枝，已经形成了一堵几百米厚的墙。要是没有信心，是不会走过去的。需要在枝干中找到缝隙。全都是树木的浓浓的气息，还有它们分泌的黏乎乎的液汁。

在森林里，不管是土丘、小溪、树木，还是灌木、草丛，都在扮演着卫士的角色。它们都非常忠诚地一动不动地守护着领地。当你通过时，它便横在你面前。我是这样想的，对我来说，森林是强大的，可是从某些方面来讲，森林是脆弱的，所以我们一直这样做，用生命护卫森林。当然森林也不是不可玷污的，在这些年中，就有许多力量想演变森林，不过一次次被击退了。可是这些邪恶的力量并不甘心，它们会再次侵袭和吞噬森林。接着我们面临的是森林之盾——灌木。所有的枝叶

都急于长大。我没有更好的办法穿过这些灌木。可是刘丹媛是怎么穿过这片丛林的？那一次我是怎么到那边去的？我的身上全都是汗水，跟树木的液汁混在一起。我的手不管是抓着枝条，还是树体，都黏乎乎的。不久，我发现我被树木缠绕着，我也在缠绕着树，我就这样一点点向前攀走。不久，我的胳膊，我的腿，我的肚皮和背部都被划伤了，在流血。我记得草木对我都很友好，即使拍打我一下，也是善意的，可是为什么现在对我充满了敌意？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眼前一亮，我看到了一个白影，像只山羊在小溪边的草地上。我走过去。她听到了声音，转过脸来。我不由自主地叫了声：“妈妈，你怎么在这儿？”她冲我微笑着说：“天就要黑了，回家吧。”我往前跑了几步，那个影子一晃就消失了。我在林间大声喊：“妈妈！”不管怎么喊，那情景再也没有出现。不管怎么着，我非常感激，这是我的意外收获。自从那一天，我确信，我妈妈就在森林里，她非常健康。

这些年间，森林都改变了。不知为什么，不只是草木，还有昆虫、森林羊、狼等动物，它们都变种了。没有一个想把这个弄清楚，只是一味地臆想。据我所知，森林的每一部分都有其玄机。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了，可以任意地钻进钻出，就像只鸟似的，随便选个地儿，就可做窝。人们到丛林里来，装扮成一匹狼，而刘丹媛扮成一只森林羊。我悄悄地向羊走去，像小时候那样，结果它还是跑掉了。我的脚陷进深深的小溪的淤泥里，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拔出来。这是个阴谋。

要是我妈妈还活着，她会把我从沼泽中救出。其实是这样，我为了捕捉一只蝴蝶，或者一只墨壳虫，我奔跑着，就一脚茬进沼泽。我想出来，却越陷越深。就在此时，母亲那只大手伸了过来，把我拽出去。可是那个影子不是我母亲又是谁呢？我站在那儿，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棵树，不久盗伐者手持电锯来了。当他锯我的腿时，虽然我感觉不到疼痛，但我还是想呼救。从我身上锯下来的锯末在四处飞溅。当然，这些锯末虽然散发着一股子怒气，可是什么也改变不了。我非常害怕锯和斧子的声音。当这些声音在森林里响起，不管落在哪一棵树上，我都会感觉被毁掉了。我发现时间就是一把锯，或者斧子，把我的某些部位锯掉了。实际上锯木者没有停歇过，也不会停歇。不过只是换了个节奏。而我们改变生长的速度，从而壮大自个儿。所有的都一样，这样太劳累了，我发现在生长的过程中，也会失去什么。我们在长大的同时，失去了童年和童真。

那白色的一团仿佛只是个幻觉，从这一刻，不可逃避的梦境随之而至。我一

直这样寻找，在没看到她之前，我一直以为她不存在。当我发现一只昆虫，一只蜥蜴，一只森林羊，一只兔子，仿佛都是她。在我的心里，刘丹媛还像当年一样纯洁，我想她一直在保持，这很难。

我听到了脚步声，我回过头去，她并不是刘丹媛，而是另外一个少女。她问：“你是谁？”我问：“你是谁？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见着那条小溪了，像丝线一样的小溪，它的水流向哪儿，是湖里，还是河里？我们沿着小溪走过，它在一片茂盛的灌木丛中消失。森林就是这样，有很多都在灌木丛消失，这是一个规律。她很细瘦，那么刚才才是她变作了那只森林羊，把我引向小溪，陷入淤泥，我细打量她，她羞怯地低下头，脸上带着微笑。我知道，我不能问，我什么都不能说。正是她，使我忘记了寻找刘丹媛那档子事儿。我跟在她的身后。我说：“你见着我妈妈了吗？”她用疑问的目光看着我：“你妈妈？”我说：“刚才我见到我妈妈了。”她说：“那可不是你妈妈。”我说：“那是谁？”她说：“这个你就别问了。”在人类中，我从没有见过她这样的，她就是个仙女。假如她是个仙女，她的住处在哪儿呢？她是怎样修行成仙女的？她是这样，我见到她，我也有一种飘然的感觉。我已经到达仙界，四周的草木，或者其他，都在散发着空灵的仙气。那么雾气呢，是她弥漫的吗？我发现我们走到一处，蝴蝶，还有甲虫，或者是小松鼠，或者是柳树，都会对她笑着致意。这里属于她吗？她会把我引到什么地方？当我跟着她穿过一片榆树林时，刮起了一阵狂风，我一把拽住了她。她回过身，抽掉她的手。其实像她这样的仙女，再大的风，也不会把她刮得飘飞起来。是不是这样，仙女一直存在着，还是在某一刻才有的。可是我小时候，跟妈妈一起到森林里来，从没有见到过仙女。当然她们自有自己的来处，这个不必有疑问，她们也是上苍的作物。其实她在林间走动时，真像是飘飞，她的裙裾像飘舞的白云，她在白云之上浮动。终于她开口了，她说：“你是谁？”她的声音很低。我隐瞒了事实，我说是误走到这里，就迷失了。她说：“你想出去吗？”我说：“你在哪儿？”她向南边指了一下，她说：“我就在那儿。”此时，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村落。就在此时，一个胖男人朝这边跑过来，他一见她，就用训斥的口气大声说：“都这么忙，你到处乱跑，你还想干吗？”她说：“我是到林子里采野菜，有个客人想吃。”那个凶恶的男人说：“你还敢撒谎。”他说着，抡起手掌就打她。我上去，把他的手挡了回来。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方知我的存在，他说：“哈哈，这个啊，哈哈，这个啊。”他一把抓起她，像捏着一只蝴蝶似的，把她抓走了。她回过头来示意，让我不要追。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刘丹媛的喊声：“公学，公学！”我转身望过去，便看到刘丹媛被卡在两棵榆树之间。我跑过去，抓住她的手，她是怎样被卡在这儿的呢？这两棵树太大了，我没有足够的力气把它们掰开。刘丹媛说让我拽她，我说，那样会弄伤她。她说，只要出来就行。我就拉她，用了足够的力气，刘丹媛噌的一声跃了出来，我跟她一同倒在草丛里。

她抱着我哭着说：“你上哪儿去了，我找不到你。我找了很久，就到了这里。”我说：“我哪儿也没去。”她哭着说：“我真是没办法，我们应该到医院去了。”我说：“你也在怀疑我？”她说：“我没有。”我说：“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精神失常，可是我很快乐。你从不像我这样，可是你快乐吗？”她说：“你呢？”我说：“我看见我妈妈了。”她惊讶地看着我，她说：“她不是已经去世多年了吗？”我说：“我真看到她了。”她说：“她在哪儿？”我说：“我叫她，她就没影儿了。”她说：“你又出现了幻觉。”我说：“真是她，现在在森林里，还能闻到她的气息。”她说：“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她的气息？”

我本来好好的，我每到一个新环境，开始都很好。不过时间长了，人们就会发现我这一病症：抑郁症。我一直捉摸不透，我干了什么，哪儿出了错，是什么泄露了我，从而人们就下了这样的定论。我从上小学开始，就有同学这样骂我：神经病。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指着我的脊梁骨骂：神经病！这是个怎么想都让人脸红的问题。我在这种叫嚣的声音下，想辩解，只是想不出任何一个词来，所以我就一直沉默着。我发现这种沉默的气氛就是从那一刻起，在压制着的，使我透不过气。就因为这些，我老是不自信。把字写错，把数算错。

刘丹媛说：“听话。”我就在此刻给她挑明了，我说：“是我们该分手的时候了。”她说：“分手，你真的这样想？你想想，要是没有我，你还能活？”我说：“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重新开始一次。”她苦笑着说：“重新开始，干吗重新开始？”我愣在那儿，不知从哪儿开始，从一棵树，一棵草，一只蝴蝶，还是从一只森林羊。我想说：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也许我们已经到了这种时刻，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可是我没有底气这样说，这就是我的懦弱。我要是顽强，挣扎，抵挡，或者是呼喊，就会有很多对应的东西来回击。声音不对，两只脚站的姿势不对，胳膊挥动的样子也不行，头有些歪，头发乍着，衬衣的扣子没有系全，还有裤子的拉链，说话的声音，还有神情，总之老是能揭穿你。我发现，不管是谁，不会做到不被揭穿。因为那些叶子和眼睛像锋利的刀子，总是把你穿透。忘掉锯木的声音吧。木工、

锤子刨子凿子锛子，锯开，刨平，凿眼，组装。我发现我已经被锯成了木板，不久便会锯成木条，我还会是什么？我已经不叫树了，我成为板，成为条，成为块。所有的手就是握在一起，也不可能。

我觉得我一直在森林里，那个信息处好像是虚设。可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收集，探究，散布和隐匿。这些信息得到后，就要被收藏在最隐蔽的地方。黑暗干燥处，没有阳光，密闭。一旦着了风，或者阳光，这些信息就会有变作谎言的可能。当我走进信息处，我见到一张张阴沉沉的脸，我觉得自己应该面对现实。我发现我到其他的机关去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是小心着呢，还是在暗暗地叫劲呢？可是怎么会这样呢？这些脸经过了什么，才变成了这个样子？而我的脸是什么样的呢？我很少关注自己这张脸。仿佛这张脸跟我已经有了约定。一旦有了这个约定，就不会更改。所以对于自己的脸孔我非常自信。可是我还是想选择一种逃离的方式。我避开他们，逃到森林里，这样来寻找自己的庇护之所。我在想我的类属，我是什么？我打哪儿来？我是否是一棵树？而我这棵树还存在吗？当我呼吸时我感觉还活着，当我听到小溪的水声，我还活着。当我闻到草木的气息，我还活着。刘丹媛说：“你是说，我们不会在一起了？”我看了她一眼。没有回答。她说：“我早就看得出，你有外心了。那个人是谁？”我说：“我没有。”她说：“你说，我哪点配不上你。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我再努力也白费。”我还是没有底气说：就穿衣裳的样子，还有色调，还有她身上的气味儿，她说话的语气，她的神情，我都不习惯。我看了她一眼，我打算跟她一直走出森林。

她转过脸来，我便看到她那湿润的脸和哭红了的眼睛，她好像要说：“不再这样了，再也不会了。”

我一直在想，刘丹媛怎么会迷失到森林呢？她受了怎样的诱惑，还是她别有企图？要是信息处派她来的，问题就更严重。可是我只能猜测和试探。现在怎么了，我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她呢？在过去，我们无话不谈。从哪一刻起，我们就这样了呢？信息处，资料室，档案室。在这些天里，有很多关于森林的信息出现在一些文件上，甚至报纸上。在近日的《青湖日报》上，还有一群落在柳树上的蓝闪蝶。蓝闪蝶一般落在榆树和杨树上。一种外来的虫子占据榆树，而杨树呢，又是被什么占据了？是啊，从她的脸上来看，是有什么隐瞒了我。这很不公平，我们为什么还有可隐瞒的呢？我对她没有丝毫的隐私，可是她有。

我抓着她的手，我说：“我求求你，你必须答应我，别把这些对外人说，尤其

是信息处的人。”她微笑着说：“说什么？弯曲的树？树墩？林雀？森林羊？”我说：“稍一不慎，就会把这些透露给那些人，那样会对森林造成伤害。”她又笑笑说：“没那么严重，你最近老是疑神疑鬼，忧虑，焦躁，这样下去对你的身体不好。”我说：“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很好，我在为森林担忧，这些年来，你没有看到所发生的事儿，不管是谁，都在打森林的主意，砍伐树木，盗猎，侵占林地。有些树种、有些草已经没有了。不管是树，还是狼，还是熊，都经过了一次次抵抗和反击，可是人类太强大了。”

夜已经来了，我们必须走出森林，不只是狼，就是蚊子，也会把我们吞掉。我对她说了，可以从那个村落中走过。她说：“从那个村落中不会走过。”我说：“从村边走。”她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接着她问我知不知道“汉氏村庄”，我说：“听说了。”她说那是一个叫黑鱼脸的亿万富豪投资建造的村落，房子外表都是土黄色，村落建成后，引来了很多观光客。我说：“他们就建在森林和湖之间？政府不是有条款保护森林和湿地吗？”她说：“有钱就什么都能买到，这就是钱的妙处。”我说：“那么你信这个？”她说：“你不信吗？”我说：“我不信。”夜已经来了，森林已经关闭了所有的门，不可能走出去。刘丹媛说：“听说还有一个通道，我们只能通过汉氏村庄出去。”刘丹媛转过身来看着我，她发现我的手扶着一棵杨树。我说：“这棵杨树长得太好了。”她说：“这是你的弱点，你过于关注这些个了，你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我说：“我知道你让我放弃。”她说：“你做不到拥有所有，只会很少的一部分。你关注这个，就忘了那个。就像黑瞎子掰玉米，最终只落得一个。”

就在此时，仙女又出现了。仙女说：“我可以带你们越过村庄，不过你们要答应我，在经过时，你们的眼睛必须看着脚尖。”我们答应了她，我们走过草地，走过一条长廊，然后是铺着大红地毯的大厅。我闻到了一股酒气，便抬头看了一眼。这时有个声音说：“你们是什么人？”仙女走过去，羞怯地说：“他们要住在这里，挎包忘到车上了。”仙女撒谎了。我没有看仙女那张脸，而是看着脚尖，一步步向前走。走过铺着石头的路面，再走一段铺了水泥的路面，我们就到了一条路上。仙女说：“再往前走，你们就到停车场了。”刘丹媛发现了我紧张的神情，她说：“你看见什么了？”我说：“我没有。”我没有听仙女的话，我看到了成堆的森林羊头，羊头上的眼睛还在眨动。可是它们的身子到哪儿去了？

我回头再看仙女，已经没了她的身影。刘丹媛也回过头，我们看到的是一片

黑黢黢的森林，森林的上空有一颗流星划过。森林是这样，它关闭了所有的门，一切便归于平静。

我说：“进森林要是中了猎人的子弹，就会变成一只羊。有很多人中了猎人的子弹。对啊，我在汉氏村庄里所看到的羊头是不是被射杀后，被宰割的。要是中了子弹，就不会变作人形。”

我的脑子里依旧是那个情景，灯光很亮，我走在地毯上，我抬头时，便看到了那些羊头，我回头再看仙女，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印花中式服，一件宽腿裤。当我看到她的神情，她非常尴尬。可是在森林的村舍有这样的传说：村舍的农民都是挑选的金童玉女。他们可以在那里选择配偶，之后便得到一座房子。他们只不过是这处房子的管理者，到夜里，每个房间里都住满了客人。那么他们只能像小鸟或者昆虫，找个地儿歇脚。传说中的村长是个瘦高个儿，她才是真正的仙女。她不只是这个村庄的管理者，还是拥有者。传说中的村长很善良，也很温柔体贴，所以到村庄来的人，都会得到贵族般的接待。所以很多想过一过贵族生活的人蜂拥而至。有钱人来了，招待便问：想过怎样的生活？便拿出新度假谱。仙女说：先生，你需要哪项服务？美式，欧式；往昔式，现代式；传统式，古典式……

青湖市的大街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广告：汉氏村庄。往日农舍的房子，房前的菜地，还有树篱。房前还零星奔跑着鸡鸭猪鹅狗等，都很小，像是幼崽，其实并不是，它们永远长不大。当然这些都是背景，在这些背景前站着的，是一行穿着汉服的少女，这些少女笑得很天真。当然，这个广告在市电视台和省电视台的节目中都看得到。到汉氏村庄来的人要提前五个月订房。到汉氏村庄，可以看到汉人是怎样耕作，怎样织布。用木桶到水井汲水喝，当然那只是一些铺饰，实际上汉氏村庄的魅力所在，是因为那里有成群的仙女圣男，那里有汉舞汉歌，汉食汉衣。在青湖市的街头，会有一些导游在叫卖：到汉氏村庄去吧，你会不虚此行。最大的魅力是村舍建在湖与森林之间。既可以吃到鱼蟹，又可吃到飞禽走兽。当然也可以穿上汉人的衣裳，过一过汉人的生活。谁都不可能留下来，在这里所享有的一切都是付费的，都很贵。你有多少钱，也不会待更多的时间。可是还有更多的客人到来。到汉氏村庄，是青湖市民的梦想，一些人这么说：等我有了钱，请你到汉氏村庄。

我寻找汉氏村庄，是为了找到那个仙女。从那一刻起，我被那个仙女迷住了。我在纠缠那个仙女。我企图让她带我到仙境里去。我没想到，这个世上还有这样

的女子。有一天，我在河岸广场看到了她。我沿着一条小路，尾随着她。她上了公共汽车，我也挤了上去。她下车，我也下。她没有认出我。我跟她拐进了一条小巷。她进了一扇门。我鼓足了勇气进这扇门，却被一个人拦住了。他说：“干什么的？”我望着他，他大约四十多岁，穿着一件白衬衣，一件黑裤，留着寸头，看上去很精明。我说：“那是你的女儿？”他说：“全都是我不认识的陌生脸孔。”说罢，他就把大门关上了。我就在大门那儿守着。接着来了一位青年，他敲这扇门，接着又来了一个。一共来了四个，我发现，没有一个能敲开这扇门。近中午，一个瘦女人提着菜篮走了过来，她打量我一眼。她上去，轻轻一推，那扇门就打开了。她回头对我笑着说：“你是来找小芳的对吧？”我说：“对对。”她说：“快进来吧。”接着她嘟哝道：“肯定是那家伙，又冷落了客人。”这是上苍给我的机会。当我走进去，她把我引入客厅。她进了一间屋子，接着我便听到了他们叫喊着吵闹起来。不过片刻后，他们就笑着出了屋，那位男士更换了一副带笑的脸孔，跟我打招呼。接着他坐下来跟我聊一些关于仙女的话题。我所记住的：不要在她面前说任何粗话，还有那些肮脏的字眼，她会发疯。就是说，在她面前，不能提到这些词：妓女、淫荡、贱货、残暴、战争、等级、邪恶、引诱等。我正站在客厅里发愣，此时她走了出来。她穿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梳在脑后，她说：“没想到是你，我们又见面了。”她说罢，羞怯地坐下，我坐在她的左边。我仿佛闻到了来自森林的气息，那是草木散发出的气息，这种气息在弥漫着，进入我的肺里，到我的血管、大脑和心脏。我嘟哝着说：把我带走吧。她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有听见。她打量着我，我也打量着她。从她羞涩的笑容里，我可以辨别得出。这似乎很明晰，又似乎非常深奥。我在思考着她的每一个举止。这仿佛来自于另一个体系，或者是蜻蜓，或者是小叶榆，或者是野马莲，或者是一只兔子。不管来自于哪个体系，她的举止是那样优雅，她说话的声音很轻，但语速有些快，要是不认真，会漏掉很多词，就会误解。我想听她的声音，她跟我聊的都是森林里的事儿。哪儿的草地里又发新苗，哪儿又长出了新树，哪棵树由于年事已高，已经过不了这个夏天了，森林羊群在扩大，它们找到了保护自己的方法。她谈到了汉氏村庄，她说这是她最担心的。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警笛声，接着浩浩荡荡的车阵开进了汉氏村庄。这里头除了市里的头头脑脑，还有省里的重要人物。这些人都是一副神秘的面孔，紧绷

绷的。全都是黑色的汽车。前边是四辆警车开道。一下子，车停满了广场。就在此时，我看到陈红艳走了出来。她也是一副仙女的打扮。只是她所穿的是一身套裙，小袄是红色的，裙子是白色的，她面对这些要人，迎了上去。我不顾一切地走过去，叫了声：“红艳！”可是她好像没看到我，跟我擦身而过。她的手并不是伸向我，而是伸向那些政客。她跟他们握手，大笑和谈话。

当我回首时，仙女刘芳在向我微笑，她手持一束花站在仙女之间。陈红艳带着她们向门里走去。片刻后，广场寂静下来，透过大厅的窗子，我看到那些杂乱的人群，可是我听不到他们的喧闹声。就是从这天，仙女刘芳把我带走了，带到她的那个世界里。这是遥无边际的森林。这里有更多不被世人知晓的秘密。就是因为这些，一些号称科学家、探险家的人，在森林里找到了一些皮毛，他们把森林的秘密通过报纸和电视透露给世人。这样便引来更多的人，使森林遭受破坏。也就是在这个下午，我跟仙女刘芳约定，我愿意当一个守林人，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森林。仙女刘芳说：“你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护林员。”

我想跟她聊更多，可是已经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刻。我便告别了她，走出那扇门。可是我走着走着，觉得有什么东西落在她那儿了，就往回跑，我找了很久，再也找不到那扇门。也就是从这天起，我的脑子里布满了仙女刘芳。我仿佛再也找不到她了，那仿佛只是个景象，就像天空中飘过的云，或者我见到过的一棵树，或者一只蝴蝶。只允许见到一次，也就是说，在一生中只能有一面相见的机缘。可是我觉得还能见到她。因为我不管在哪儿，看到一棵树，或者一棵草，那种气息一下子就会占据我的心灵，此刻仙女刘芳的样子在我的脑子里呈现，仿佛一切就在眼前。

其实我并没有走出汉氏村庄。我上了车，刚要启动，这时，那个保安跑了过来，他跑到我的车前，冲我挥动着手，我按下窗子，他说：“陈村长想见一见你。”我说：“陈红艳？”他说：“对对。”我说：“她刚才还装作不相识。”

假如那个村庄很美，怎么会摆放着成堆的羊头呢？青石铺就的路透着奢侈，每座房屋都透着草木的香气。我跟刘丹媛自从那天起，就打心里分道扬镳了吗？我们不像过去，再也想不到一块。过去是怎样的呢？心灵相通。我一思考，她就做到了。或者她一思考，我已经做了。而现在呢，我给她解释了半天，她还听不懂。她那天是独自一人到森林里去的吗？跟她一起去的那个人是谁呢？是否也变作了